

瑞雪兆丰年

陈 昌 本

“瑞雪兆丰年!”

元旦时节，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，山铺了银被，树开了银花，社员们见了面，都眉开眼笑：“大喜呀，双喜临门!”

“喜呀，麦子的收成，稳啦!”

东山坡生产队副队长于宏在村头麦地里查看着覆雪的厚度，欣赏着这满山皆白的壮丽雪景，心窝子里美滋滋的。是呀，真是大喜啊！自打郭大江复员回来，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，担任了党支部书记，这才三年，硬是带领群众修渠引水、劈山造田、战天斗地，把个东山坡彻底改变了模样。这不，粮食产量一跃劲儿过了长江，公社明天就要在东山坡召开学大寨、过长江现场会。正在这个当口上，又下了这场好雪，小麦的增产计划，又是进笼儿的蝓蝓跑不了啦。这还不是双喜临门吗？

这个好强的副队长正想得惬意，猛一抬头，大田组长刘占奎已经到跟前了。刘占奎乐呵呵地蹲下来，扒了个雪

窝：“嘿，麦苗儿盖着厚棉被，睡得真香！”

于宏接茬儿说：“雪铺被，五寸穗嘛！”

刘占奎捧一捧雪，放在嘴里品了品：“好雪，今年咱们再来个超千斤！噢，明天学大寨、过长江现场会，准备齐了吧？还有没有没办完的事儿？”

于宏笑笑说：“郭大江说了，咱们如实地讲，让大伙随便看，会场就在丰产田地头，甭准备。”

刘占奎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论咱支书郭大江的作风，那真是没说的。不过，明天这个会，可是孔雀开屏、凤凰落坡，非同小可的事儿，全公社的支书、队长都要来，不准备准备，让人家挑了眼，咱全体社员脸上无光啊！比方说，家家门口堆个粪堆子就不雅观。今年春早，快送春肥了，不如派几挂车，把粪集中起来，街上干净，队里的粪堆也起眼儿。两头儿美气。”

于宏一听，觉得有理。是呀，这一来大街上干干净净，来开会的干部走路也顺当，街面上也清爽，就爽快地说：

“你是大田组长，该办的，你就操持着办；反正，咱们不摆花架子。”

“那当然。自打土改咱就当干部，还不懂个以实求实？”

刘占奎顺着麦垄奔村里了。于宏望着他的背影，感慨起来：“是啊，眼下形势好，人心也齐了，连刘占奎这样屡犯错误的干部，也思谋集体的事儿了，真不易呀！”

于宏扛着锨，喜气洋洋朝地头走；到地边一看，一宿

北风把积雪刮到渠沟里不老少，就挥起铁锨，把渠沟里的雪一锨一锨朝麦地里铲。一会儿，脑门子上沁出了汗珠儿。

日头偏西，保管员冯柱风风火火地来了。他是回乡知识青年，因为思想好，群众关系好，工作扎实，社员们亲切地管他叫“二柱子”。这二柱子老远就嚷：“哎呀，我那队长，俺的鞋底子磨破了，你倒躲在这里。跟你说，糟了！咱那产量有问题，你看急煞人不？明天就要开会了，这不丢人现眼？”

于宏一把抓住二柱子：“产量有啥问题？”

二柱子说：“那七百亩稻子的二遍打完了，比预计的少出了三千二百斤粮。这样，全队算下来，亩产就拉下来二斤多，降到七百九十九，挂到长江北沿了。还开什么过长江现场会！”二柱子一面说，一面跺着脚。

于宏急得涨红了脸：“唉呀，不是抽打了二十亩作过试验吗？估产时还留有余地呢，怎么弄的？乱弹琴。”

二柱子说：“我找场头查了一下，那天试验的二十亩，是刘占奎看脱粒机的功夫打的头遍。他打得太粗拉。旁人打得细，没剩下什么粮食。”

于宏焦急得把那铁锨把儿搓得吱吱响，眉头打起了结子，心想：不开会吧，公社早下了通知；开吧，产量还在长江北岸打滴溜呢。沉默了一阵，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，一挥手：“我说二柱子，七百九十九，已经手抓长江打秋千了，一登腿儿不就悠过去？你回去，场院角儿，库房边儿，

细拾掇拾掇，不信凑不足这么一斤粮。”

二柱子是个爆竹筒子脾气。为人耿直，一听这话，炸了：“副队长，这是干啥？这叫弄虚作假。依我，这个会，根本不能开了！”

于宏气呼呼地扔了几锹雪，说：“这是逼上梁山，没法子的事。上擂台的喇叭，吹出去了；开台的锣鼓，响起来了；没办法打退堂鼓啦。快办去吧！”

二柱子粗声粗气地说：“这任务，俺不接受。这是堵着耳朵偷铃铛，自己骗自己。”

于宏压不住火儿了，铁锹铲得冻土咚咚响：“我没让你去弄虚作假，是叫你打扫场边囤底儿。你先回去办着，我马上去找郭大江，大主意得由支部拿。支部咋定，咱咋办，行不？”

二柱子转身就走，边走边嘟囔：“实事求是是党的作风，要破坏，就不行！”

于宏刚才欣赏雪景那股子美气心情一丁点儿也没有了，扛上铁锹就朝郭大江家奔。走到街上一看，刘占奎指挥着人们量肥、装车，闹腾得正欢势呢。东西大街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了，于宏却一点儿也没有注意。

“队长，瞧这大街亮堂不？单等铺毡迎客了。”刘占奎凑到于宏跟前，眉开眼笑地说。

于宏抬头一看，可不，不光粪堆没有了，墙上还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呢，最醒目的一条是：“过了长江不歇肩，今年要破千斤关！”

“怎么样，还红火吧？”刘占奎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

于宏一肚子气，又不好发作，一挥手，说：“这不是戏台上开打，拉花架子叫人看。别摆形式，干点实实在在的。明天的会还说不定开不开呢！”说罢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话归这么说，看到大家红红火火准备迎接现场会的情景，于宏下定决心，要说服郭大江，一定要开好明天这个会。你想啊，群众热火朝天准备着，要是会不开了，一瓢冷水浇下来，要想把群众的干劲儿再鼓上去，可就难了。于宏没头没尾地想着，来到了郭大江门口：“嫂子，大江呢？”

“天不明就走了，说是去荆编副业组。我也找他呢，大雪封了门也不沾家。”

于宏转身就奔荆编组，进院一看，满院子是新编的大抬筐，皱眉说：“李大婶，明天要开会，你这弄得满院子摆抬筐，人家参观的咋进门儿？”

组长李大婶说：“这是大江支派的。他清早就来了，领头编了一个样品，叫俺们照样儿编儿十个。”

“编它干啥？”

“大江说，接受五百亩山坡地减产的教训，马上要大战睡泉，搞梯田水利化。挖泉还少得了使筐？”

于宏一搓手，心想：“瞧，还有闲功夫安排挖泉的事儿呢，火上了房摆饭桌儿，还有那份心？”忙问：“大江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李大婶说，“说是去找民兵老英雄耿老刚拉呱儿去了。”

于宏一跺脚，心想：“火烧眉毛了，还有闲心拉呱呢！”转身就奔耿老刚家。一进耿家门，白了胡子的耿老刚正把两口大铁锅扣在当院，刮锅灰呢。于宏哭笑不得，说：“老刚叔，你这是要涂黑脸儿上台唱大戏？”

老刚呵呵笑起来：“是要上台了，不过，不是唱戏，是造开山的炸药。对，你来得正好，待会儿替我下个通知，让各户今晚做罢晚饭都把锅翻过来，刮一遍锅灰，我明天清早挨门去收。”

“老刚叔，现如今使惯了机制炸药，你造土炸药干啥？”于宏问。

老刚瞪于宏一眼：“大江可不这么说。他说，老叔，打鬼子的时候你的土炸药显过威风；如今马上就要战睡泉，挖泉水，你的土炸药又该露脸了。我说，情好吧，开山挖泉使的炸药，俺们‘老兵’班包了，不用队里花一个铜板儿。”说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于宏心急如火，哪里有心细听造炸药的事儿，忙说：“老刚叔，您老这积极性儿俺支持。我现在要找大江有紧急事儿。你可知道，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老刚见他急得鼻尖儿冒汗珠，唠叨说：“紧事，紧事，啥事情能有学大寨、挖睡泉、实现梯田水利化事儿急！你找大江吗？他也办急事去了。”

“啥急事？”于宏跟脚儿问。

“扫雪，给社员们清道儿。”老刚不满意地瞪了于宏一眼。

于宏知道老刚叔的脾气秉性，明白这是批评自己不如大江，也不争辩，伸了伸舌头，算是认了错，回身就朝外跑。可是，全村的胡同找了个遍，没见大江的影儿。寻到村东头，猛抬头，东坡白茫茫的雪地上，露出一条光溜溜的土道，弯弯曲曲，一直通到山腰采石场。于宏顺着新扫出的道儿，大步流星朝山坡上的采石场走去。采石场工作面上的雪，扫得干干净净了，却不见郭大江的影子。

于宏打起眼罩儿，朝山顶一看，那扫净了的弯弯曲曲的道儿，一直朝睡泉伸展去了。真新鲜，得开春才能开工挖泉，现在扫净睡泉干什么呢？莫非他打算提前动工？他擦了把汗，又冒着寒风，顺着那条扫出的道儿，大步奔睡泉。

山回路转，爬上牛头石，就看见睡泉的石壁了。石壁下，一个穿着旧军棉衣的汉子，正在“刷刷”地扫雪。在夕阳的照射下，他那古铜色的脸上闪着一片红光。这个扫雪的汉子就是东坡的党支部书记郭大江。

“大江，可找到你啦！咳！出事儿了。”于宏擦着满脸汗说道。

郭大江抬起头，使手背抹了一下额头的汗，问：“啥事？”

于宏一掐腰，一跺脚：“捅漏子了，咱们那粮食产量有问题！”

郭大江的浓眉动了一动：“噢，咋回事？”

于宏从头至尾把亏粮的前因后果数说了一遍。

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一下子压到了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身上。郭大江一时还理不出事情的全部头绪，但是，他从亏粮事件的纷纭现象中迅速抽出了一个线头儿，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线。郭大江沉思着，慢慢掏出小烟荷包和纸条儿，不慌不忙地卷起纸烟来；沉默了一阵，眼角露出了笑纹儿，说：“伙计，你分析分析，咱这产量为啥出了问题？”

于宏眨眨眼睛，说：“都怪老场头，肚里没个定盘星，没算计准确。”

郭大江把卷好的纸烟递给于宏，放倒扫帚，拉他坐下，接着说：“可场头为啥没算计准呢？”

于宏大口抽着烟，愣了一阵，说：“这就怪刘占奎了，他干活儿粗，又找场头按他脱粒的二十亩稻子计算了二遍产量。”

郭大江把给自己卷的纸烟点上，笑着说：“噢，这里头有文章哇！”

于宏听出郭大江的口吻是怀疑刘占奎，辩解说：“刘占奎是粗拉，不过最近对集体的事儿还是满尽心的，现在正在村里领社员拾掇街道，准备迎接现场会呢！”

郭大江的浓眉立时锁起来，问：“是他自报奋勇？”

于宏说：“是呀，他亲自找到我，说是不准备准备，让人家挑了眼，社员脸上无光。”

郭大江连抽了几口烟，眉头锁得更紧了，说：“这么说，在开会这件事儿上，他的心比针鼻儿还细，并不粗拉。”

于宏一听话里有话，说：“你是怀疑刘占奎使了坏？老伙计，革命形势这么好，社员们又蹙足了劲儿开春战睡泉，他还怕跟慢了挨剋呢，敢瞎蹦跶？”

郭大江拍拍于宏的肩，说：“同志，形势越好，越得提高警惕。刘占奎根子不正，解放前，名义上他是地主王四眼的长工，实际上怎么样？这事我最近一直在琢磨。”

于宏笑笑说：“看人看大节，土改的时候，人家上台打了王四眼一顿嘴巴子，又领人挖了王家藏粮食的地窖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郭大江严肃地回答：“你没听说过周瑜打黄盖的故事？我怀疑他们是在唱戏。你想想，五五年聚众闹退社、六二年闹腾包产到户，都是王四眼放空气，刘占奎打头阵。去年，咱们实现了平川机井化，腾出手来准备修梯田、挖睡泉了，刘占奎又放风说：‘坡地水利化，劳民伤财流弊大’，紊乱军心……”

于宏还是不服气，抢过话茬儿说：“同志，这些事人家都痛哭流涕作了检查了。再说去年你提出梯田、睡泉双上马的计划，在队委会上我打头炮反对，否决了你的方案。噢，我也是紊乱军心？”

郭大江又递给他一支土卷烟：“你甭强嘴，你打头炮反对就是受了刘占奎的影响。同志，我们脑子里可要有阶级斗争的弦啊！”

于宏仍旧不服气：“老兄，别小题大作，拿个花针当棒槌。人家刘占奎刚才还夸奖你呢！功归功，过归过，刘占

奎最近这股子积极性儿，我看就该支持。你没见，村里那标语写得帅着呢！”

郭大江笑起来：“哎呀，我那同志！是革命积极性儿，还是积极逼我们开过长江现场会，来个生米变熟饭，让咱非吞不可，我看值得考虑。你这股子麻痹劲儿，我看该敲打敲打了。”

“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你揪出个敌人来我瞅瞅？你甭敲打俺就服了。你先甭说刘占奎啦，先说说明天这大会开不开吧，这是当务之急。”

郭大江站起来，挥起扫帚“刷，刷”继续扫起雪来，边扫边说：“我回村就朝公社打电话请示明天开会的事儿。支委会还得讨论讨论这事。”

于宏一听急了：“伙计，你别老驴推石磨，瞎转圈子了。你就说说你自己的意见，到底这现场会还开不开？我好去派人准备哇！”

郭大江胸有成竹地回答说：“按我的意见，一定要争取开。”

于宏听到“争取开”三个字，高兴得跳起来，朝他背上打了两拳：“大江呀，大江，没想到这一回你这么痛快。我这就去通知二柱子，力争把亏空的粮食凑上。不就是一两斤粮食的事儿吗？”说罢，撒腿就要跑。

郭大江一把揪住他，说：“注意点，坡陡，雪大，你冒冒失失小心跌了跤！”

于宏一摆大手：“情好吧！我的脚根稳着呢。”那知道，

刚走两步，就跌了一跤。大江上去扶他。他忽地爬起来，哈哈笑了。

睡泉石壁下，又响起了“刷，刷”的扫雪声。那声音，坚强，刚劲，充满了自信心。

“刷，刷”生产队粮库院里，二柱子也在扫雪。听那扫帚“沙啦，沙啦”急促的响声，二柱子火气不小呢！

于宏闯进粮库大院，就喊：“二柱子，凑了多少粮食了？”

“刷，刷”二柱子的扫帚山响，不抬头，不转脸。

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“刷，刷”二柱子的扫帚响声更大。不直腰，不答话。

“你还没准备呀！”

二柱子猛然抬起头：“我准备了大字报！”

“啥大字报？”

“反对说假话！”二柱子照旧扫他的雪。

“同志，明天照常开会，这是郭大江的决定。你不凑出粮食来，明天的会咋开？”

二柱子直起腰来，思索了一刹那，猛摇手说：“俺不信，大江不会作这个决定。”

“唉呀我说同志，这是我刚才在睡泉亲耳听他说的呀！”

二柱子掐起腰，坚定地说：“那更得贴了。大江同志跟

俺说过：他做了错事，就给他糊大字报，糊到门口、炕头上都行。”

于宏叫这愣小伙子气呆了，嚷道：“同志，你是共青团干部，又写了入党申请，得注意影响。”

“正因为俺要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，才更应该坚持斗争哲学，发扬党的作风。”

于宏气得肚子胀，但知道自己理屈，张了几次嘴没有说出话来，只好走入了。他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苦笑着说：

“好，你就斗争吧，我自己去通知老场头拾掇场角。我剋不住你，等郭大江回来看不刮你的鼻子！”

“刷，刷，刷”二柱子手里的扫帚又响起来，那响声坚定、有力，充满了勇气。

“刷，刷”刘占奎家小院里，他的老婆也在扫雪。不过，那不是为了旁的，是为了掩盖屋里的谈话声。

刚才，刘占奎的三舅、地主王四眼捂着肚子来找刘占奎。刘占奎有半拉中医的本事，能治个小病小灾儿的。生产队一有大事情，王四眼保准肚子痛，捂着肚子弯着腰来找刘占奎治“病”。

屋里，刘占奎正给王四眼揉肚子。王四眼小声说：“占奎，听说姓郭的开春又要领人挖睡泉。民国三十年塞死睡泉泉眼的石碌碡可是你扛的，水泥可是你灌的。”

刘占奎停下揉肚子的手：“三舅，人家要挖，咱硬挡是没有门儿了。去年春天，郭大江提出梯田、睡泉双上马。

我使了吃奶的劲，才把于宏蒙混住，否了郭大江的方案。如今，山坡地减了产，于宏也跟着郭大江嚷嚷挖睡泉了。硬挡，还挡得住？现在，离开工挖睡泉还有个把月，我看最妥当的法子，是在这个月里把郭大江、于宏挤下台。”

王四眼把老鼠眼一挤：“嘻，你是作梦吧？郭大江前年搞的平川机井化见了效，增了产；去年搞的水平梯田一色儿齐，亩产又跨了长江，明天就开现场会，红得发紫。你手里缺天牌，怎么挤？”

刘占奎冷冷一笑：“不瞒三舅说，我下了毒食儿，单等野鸡吃饵了。到时候，用着你，你可得卖劲儿呀！”接着，刘占奎的长嘴凑到王四眼耳朵根，将他亲自把着脱粒机打头遍，造成估产差错；今天又亲自美化街道，造成非开会不可的气氛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说罢，从柜里抓出一把稻粒子，说：“三舅，你回家顺路把这把稻粒子撒在郭大江和于宏家小胡同口的雪里。等雪一化，就看戏吧！”

王四眼双手捧着稻粒子，眼里充满了杀气：“噢，你是说，明天现场会上他们一宣布粮食产量，大话一吹出去，咱就放出风，说郭大江、于宏私吞了粮食。等雪一化，露出稻粒子来，就鼓动人查仓库。一查出那三千二百斤空头粮，郭大江就完蛋了。不等他挖睡泉，咱就让他乖乖地睡下……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刘占奎放声笑起来。

“刷，刷”他老婆把扫帚弄得山响，怕的是这险恶的笑声漫出墙外。但是，这扫帚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、惊

慌……。

“刷，刷，刷”在黎明的晨曦中，于宏在清扫老榆树下的空场子。他现在的心情是既紧张又愉快。昨天晚上，他坐阵场院，场角、垛头、囤边拾掇了一顿，只凑了一麻袋土粮食。他扳指头算了半天，就是把稻秸、谷草重打一遍，也没有指望凑齐三千二百斤粮。鸡急了能上房，人急了能跳墙。于宏焦急之中想起了去年郭大江在饲养室蹲点，帮助饲养员搞青草代粮，省下了三千来斤饲料粮。现在正存着呢！再加上这麻袋土粮食，不正好三千二百斤吗？先使这项粮食把产量凑齐，今年增了产，再从新产量中扣出来，不两全其美吗？他想出了这个“绝招”，立刻让支部委员老会计捎话儿，告诉了郭大江。现在，虽说支委会还没有开完，但是，郭大江已经发了话，让他打扫干净老榆树下的空场。不开会扫场子干什么？这不正说明自己的主意支部同意了吗？不过，会场为什么从丰产田地头搬到村里，他还有点儿纳闷。

日头刚刚爬上东山坡，各村的干部陆续来了。于宏着了急，客人都到了，支书还不来？他扔下扫帚就朝大队部跑。一进大队部门口，二柱子正在朝大江发火儿：“支书，这现场会支委会上通过了？”

郭大江开朗地笑着点头说：“通过了。不光通过了开现场会，还通过了另一个重大决议。”

二柱子一蹦高儿说：“大江同志，你天天教育我要实事

求是。这现场会不符合党的作风，我……”

于宏不等他讲完，就插了嘴：“二柱子，这是支委会决议，先执行，后提意见。”

这时候，郭大江和老会计等几位支委都呵呵笑起来。郭大江眼睛里闪着乐观、坚毅的光芒，双眉泰然地舒展着，拍拍二柱子的肩，说：“二柱子，你的这个原则性应该表扬，可你的意见只对了一半儿……”

不等郭大江说完，于宏就抢上来拖郭大江：“唉呀，罗唆什么，花轿到门口了，新娘子还不见影儿，这不急死人吗？快，兄弟队的干部都来了。”

郭大江笑着瞟了二柱子一眼：“二柱子嫌咱们的闺女丑，不想往外嫁了。没见，怒发冲冠。”

于宏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拉上郭大江就走，边走边说：“我那支书，我着了一宿急，才凑足了这三千二百斤粮。为这个会，咱们红脸儿快涂成花脸儿了，你还不着急？我都急得猫抓肠子了。”

郭大江呵呵笑起来，说：“伙计，急什么？多唱几次花脸儿，好处大着哩！”他刚要给二柱于解释几句，早被于宏拉出了大门。二柱子没奈何，只好气呼呼地跟到了会场。

会场上没有什么装璜，但是，热气腾腾，喜气洋洋。公社洪书记也到了。人们见面不约而同地先赞扬一番这场好雪，接着就议论起东坡生产队粮食亩产过长江的意义来。会场上到处谈笑风生，象是要唱大戏一样。其实，东坡这个小山村就是办喜事也没有这番喜气。你瞧吧，社

员们个个换了新衣裳，年轻姑娘头上还插了绒花儿呢！看看这场面，奋战一夜凑足了粮食的副队长于宏喜上眉梢儿，美进心窝儿，正为自己的“绝招”庆幸呢！

“大喜，大喜。你们跨了长江，今年瞧俺们也飞过去！”西山坡生产队支书老耿摇着于宏和二柱子的手恭喜。

两个青年一人一副表情：于宏脸上乐得开花儿；二柱子的脸上却红成熟透的柿子，又急又气。

郭大江在老榆树下跟公社洪书记交谈着，谈一阵，笑一阵，谈了一会儿，洪书记乐呵呵地站在一张方桌跟前说话了：

“同志们，俗话说，‘瑞雪兆丰年’。昨几个是今年头一场雪，今日个是咱公社今年头一个会。这个会，是咱们全公社学大寨、过长江的新起点。在今天这个会上，我们会学到东山坡生产队的好思想，好经验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学到这个队党支部的好作风。”

不等洪书记说完，西山坡支书老耿带头呼起口号来：“向亩产过长江的东山坡贫下中农学习！”会场上群情振奋，口号震天，好一番气魄。

这时刻，于宏的心里象灌了蜜，甜丝丝的。二柱子呢，胸膛里象装了枪药，火辣辣的。最得意的要算蹲在南墙角的刘占奎和王四眼了，他们脸上眯眯笑，心里蹦蹦跳：“哈，这戏，有唱头了！”

这当儿，支部书记郭大江踏着坚定的步子走到桌前。会场上一片巴掌声。他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，制止了掌声，

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这会，题目得改，为什么？丑媳妇得见公婆。昨日个，经过准确计算，咱队亩产还吊在长江边上，没有跨过去。炮弹脱靶，放了一个空炮。”

会场立时喧哗起来。于宏这时刻刷地红了脸，从额头红到脖子根，那双手，不知该朝哪里放。只好下死劲地搓，心里想：“是老会计忘记捎信儿了？”他真想喊出声儿来：

“大江呀大江，三千二百斤粮，我一斤不缺全凑齐了，你这是干啥？这不是自己涂白脸儿吗？叫咱社员们把脸朝哪放？”

二柱子呢，小伙子心里象燃起了一盆火，一下子升腾起来。他霎时间完全明白了郭大江的用意，一股子敬佩、惭愧的热流，流遍了他全身。他自愧自己只想到停开这次现场会，却没有勇气要求召开这样的总结经验教训大会。他心里翻腾着：“觉悟水平，是的，这就是自己同贫下中农的思想差距呀！”这个坚强的共青团员抬起头笑了，朝着自己尊敬、爱戴的支部书记笑了。

这时候，你就瞧吧，墙角里刘占奎和王四眼的脸，变成了黄表纸。郭大江的话，象是晴天霹雷响，把他们惊呆了。

郭大江呢，他不慌不忙，等会场上的喧哗劲儿过去，就从头到尾把亩产差二斤和统计错误的教训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末了，检查说：“这不，俺们工作没作到家，给公社的工作造成了损失。看，公社把擂台摆好了，要在这儿比武，可我们这打擂台的不硬实，放了个瞎炮儿。昨晚，